



红楼文化基因探秘

马经义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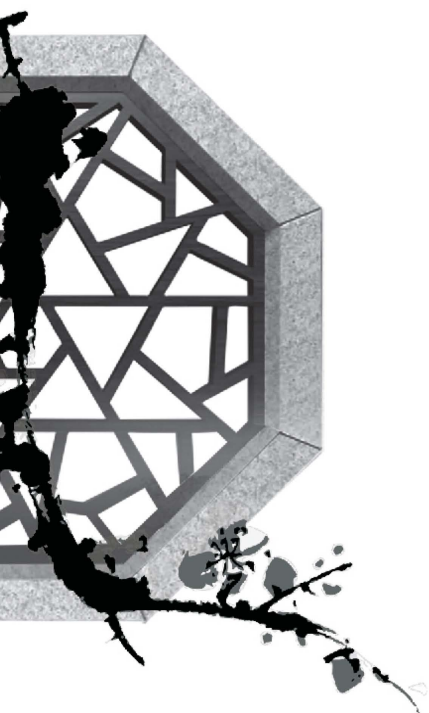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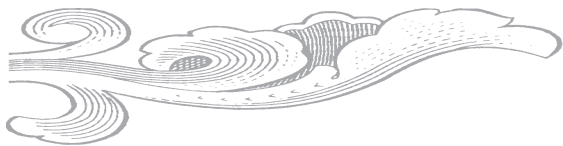
马经义，男，生于1981年，四川绵阳人。文化学者，红学研究专家。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北京曹雪芹学会理事、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副教授、人文与外事学院副院长、中国传统文化与 modern 管理研究所所长。现已出版《中国红学概论》《红楼十二钗评论史略》《从红学到管理学》《红楼论稿集》等专著8部，在《红楼梦学刊》《曹雪芹研究》等中文核心及多家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论文60余篇，研究著述400余万字。教学科研成果丰硕，主持研究省厅级课题10项。曾获得全国信息化课堂教学一等奖、四川省高等教育学科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绵阳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多次获得标榜学院科研成果一等奖。2018年被四川省教育厅授予“教育改革创新发展典型”先锋教师。

马经义 著

红楼文化基因探秘



四川大学出版社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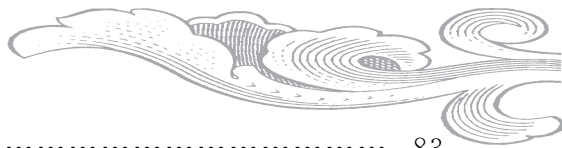
序.....	1
--------	---

总 论

什么是“文化基因”？	3
红楼文化基因.....	15
《红楼梦》——中国最大的“文化心理暗示”	22

探 得

从《红楼梦》中看“儒家”的文化基因.....	29
从《红楼梦》中看“墨家”的文化基因.....	39
从《红楼梦》中看“道家”的文化基因.....	47
从《红楼梦》中看“易经”的文化基因.....	52
从《红楼梦》中看“一分为三”的文化基因.....	58
从《红楼梦》中看“情”的文化基因.....	67
从《红楼梦》中看“红”的文化基因.....	70
从《红楼梦》中看“梦”的文化基因.....	74
从《红楼梦》中看“十二”的文化基因.....	78
从《红楼梦》中看“生死观”的文化基因.....	80



从《红楼梦》中看“宝玉”的文化基因·····	83
从《红楼梦》中看“和谐社会”的文化基因·····	87
从《红楼梦》中看“冷香丸”的文化基因·····	91
从《红楼梦》中看“神话”的文化基因·····	95
“红学”的源头在哪里？·····	98
“红学”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101
“红学”研究的“潜规则”·····	104
从《丑陋的中国人》中探讨“红学”的“导向”·····	107
“大历史”与“大红学”·····	110
“红学”研究中的“门户”观·····	113
从“刘心武”的“秦学”反思“红学”研究·····	116

随 笔

曹雪芹与中国式文人·····	123
解析“禄蠹”与“除‘明明德’外无书”·····	127
贾宝玉心中的“书”·····	130
塑造贾宝玉的现实意义·····	134
林黛玉的那张“嘴”与那颗“心”·····	137
王熙凤的管理之道·····	141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中的门子·····	145
《红楼梦》中的“同性恋”·····	150
《红楼梦》中的“死”·····	154
“金陵十二钗”的现代性分析·····	156
孙桐生与《红楼梦》“甲戌本”研究·····	164
王国维之死与《红楼梦》中的“自杀”·····	169



毛泽东与“红学”研究·····	173
在西方人眼中“林黛玉”真成了“放荡的女人”？·····	176
读《闲话红楼——大观园的后门通梁山》·····	181

附 录

马经义对话四川大学《星期天》杂志社记者·····	187
读 后·····	198
后 记·····	201



序

师 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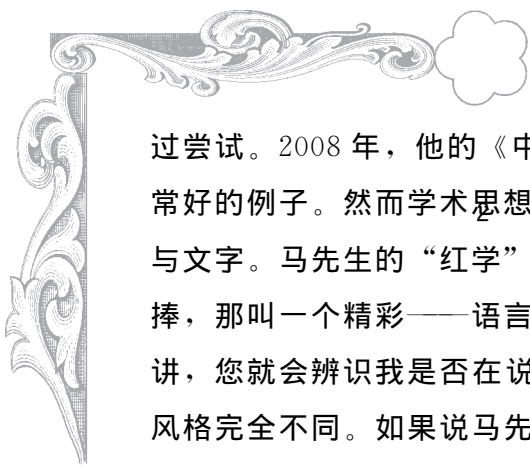
这虽然是一本学术著作，但读来却如同欣赏一本精美的散文集；书中虽然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文化学理论，但理解起来却并不感觉高深与玄妙；作者虽然是一位“80后”，但对“红学研究”的思索却处处闪烁着智慧，深沉而厚重……

马先生在书中表达了一种学术观：任何一门“学”与“术”的思想，只有化为普通民众所能理解的方式，并让其学术精神与成果为大众所用，才能使学术具有生命和价值。这些朴实而负有使命感的话语，总能唤起我一种莫名的冲动。这可能就是语言与人格的力量！

此时，我想起了余秋雨先生曾经讲过的一段话：“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做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与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这一对对矛盾就像一个个魔咒，紧紧地套在中国几千年来的读书人头上。让人高兴的是，在马先生的这本书中，我似乎看到了一股正在化解“魔咒”的力量。它显得那么有力而生机盎然！

对于一位以推广“红学”为己任的学者，要建立一座连接“学术”与“大众”的桥梁，可能是最费脑筋的问题。在这方面，马先生早已做





过尝试。2008年，他的《中国红学概论》一书得以出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然而学术思想的推广与传播，其路径不外乎两种——语言与文字。马先生的“红学”讲座我曾经有幸听过。不是我在读者面前吹捧，那叫一个精彩——语言干净、简练、幽默、机智。如有机会听上一讲，您就会辨识我是否在说假话！马先生的“文字”，似乎和他的语言风格完全不同。如果说马先生的讲座语言华丽而精雕细琢，那么他的文字表达却是飘逸而云淡风轻。为何有这两种风格，我一度纳闷儿。我曾问过马先生。他的回答让我疑云顿释，就四个字——“为了吸引”。他说，无论是讲座还是书籍，其目的都是传播思想；要达到传播的目的，第一步就是要吸引住人。讲座语言的华丽而精雕细琢是为了第一时间刺激受众的听觉；文字语言的飘逸而云淡风轻也是为了瞬间抓住读者的眼球。所以在这本书中，我们能读到一篇篇清新而淡雅的“学术散文”。我们可以随着马先生的文字“敞开自己的心灵，借着春天的生机盎然、夏天的热情洋溢、秋天的温情脉脉、冬天的银装素裹去乘物游心。在这被水养护着的园子中，他们可以不去顺应世间人为宣扬的规则，也可以不去聆听那些僵硬的教训，而在水的润泽中见心见性、倾听心声与水声……”（本书原文）

如果一位学者过分地强调自己的“语言”，可能会让你感觉“雕虫小技耳”，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书中那一个惊世骇俗的文化学理论——文化基因。

纵观中国文学史，我有一种感觉。它的发展就如同一个生命个体的成长一样，就像一个小孩子牙牙学语一样：最早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慢慢地变成了一个词，后来开始说短句，最后学会使用复句，最终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中国的文学从形式上看，是丰富多彩的：她历经了上古的“神话”、两周的“诗歌”、先秦的“散文”、汉代的“辞赋”、唐代的“诗词”、宋代的“传奇”、元代的“杂剧”、明清的





“小说”以及近现代的新文学形式。但无论怎么变，中国人的审美方式、思维理念和贯穿在诗词、小说、散文中的精神气脉始终如一，亘古未泯。

为什么会这样，我百思不得其解；而马先生在文中一语道破天机——文化基因所致。什么是文化基因？马先生的定义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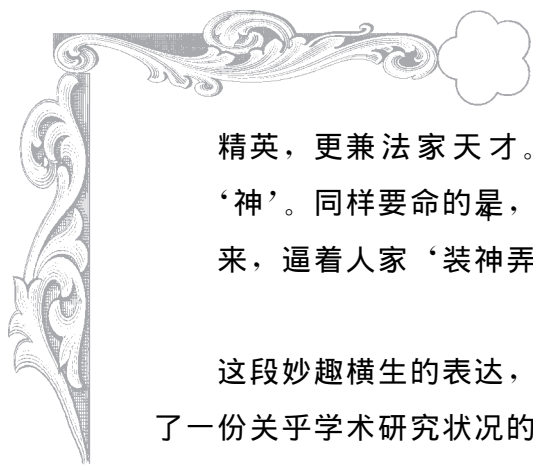
“一个民族所秉承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各种品质，在族人身上幻化成的举动、认识与思维；而这种‘举动’、‘认识’和‘思维’会在不同的意识状态下自然流露，从而形成一个民族的生存样态，进而历经承袭、演化、优胜劣汰并代代相传。”

在《总论》中，马先生对“什么是文化基因”作了详细的解析。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文化基因的控制和支配。无论外在的环境怎么变化，文化基因就如同人类的 *DNA* 一样坚守着它的永恒。马先生的这一发现，必将对文化的认识与研究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所谓“术业有专攻”。马先生是“红学”研究者，那他用文化基因这一概念来研究《红楼梦》想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在《“红学”研究的“潜规则”》一文中，马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

“‘红学’研究的第二个‘潜规则’就是必须神化曹雪芹。也许这是出于对曹雪芹的尊重。当研究者把《红楼梦》作为透视中国文化的窗口时，他看到的‘景致’其实已经不在《红楼梦》中了。他可能会看见庄子的‘一双翅膀’在遨游苍穹，看见孔子的‘一颗爱心’在构建和谐，看见老子的‘一双慧目’在辩证万物，看见韩非子的‘一对冷目’在直面人生……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会满怀欣喜，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曹雪芹不仅是儒学大家，同时还是道学





精英，更兼法家天才。久而久之，曹雪芹就从‘人’晋升成了‘神’。同样要命的是，把曹公摆上‘神坛’也就罢了，还不让他下来，逼着人家‘装神弄鬼’。”

这段妙趣横生的表达，除了有一份学术式的幽默以外，更让我看到了一份关乎学术研究状况的忧虑——而这恰恰是马先生想解决的问题之一。

我不是“红学家”，但我却是一个“红学”迷。“红学界”的风波迭起也总能牵动我的心。但我始终有一个疑问：《红楼梦》只有一部，为什么却有上万部“红学”著作来诠释它？这似乎还是冰山一角，更麻烦的是它永远处于一种“待释”状态。专家学者们的分析与诠释，难道全是曹雪芹的有意安排？不可思议！如果不是曹雪芹的有意布局，为何又能让那么多的一流学者阐释出“理所当然”来？纵然有这一连串的疑问，但我们可以从马先生的这本书中得到答案。如有不信，不妨细细读完。读完后，你必定会感叹：因为“文化基因”，所以“原来如此”啊！

你、我、他，包括伟大的曹雪芹，都生活在相同的文化宇空之中。我们身上都同样承袭着华夏的文化基因，血液中也蕴含着同样的文化元素。曹雪芹用自己的生花妙笔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唯美故事，而支撑着这个故事的所有哲理、思想、情感甚至审美方式都是文化基因。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神化曹雪芹——这不是在贬低曹公。就如同马先生所说，曹公已经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推向了极致巅峰，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荣耀的；我们一味地将曹公“神化”，反而会让他失去一份真实的美丽。所以，我们心平气和地让“曹雪芹回归地平线”吧！

郭沫若先生曾说：“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现的事业。文艺是在无中创出有，批评是在砂之中寻找出金。批评家的批评在文艺的世界中赞美发明的天才，也正自赞美其发现的天才。”我不敢说马先生是

红楼文化基因探秘





天才，但他的这一发现足以被“赞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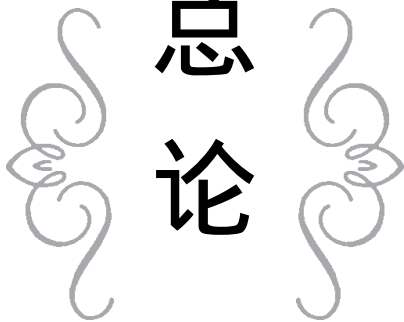
新的事物总会引来新的关注，新的文化概念更会引来新的争论。今天马先生抛出一个“文化基因”概念，就如同当年他抛出一个“梦幻结构”概念一样，想必少不了“口角是非”。这也印证了那句俗语：大路边上编草鞋——有人说长，有人说短。但无论如何，有益的探讨总能让人受益匪浅的。





红楼文化基因探秘

总论







什么是“文化基因”？

“文化基因”这个词，并不是我创造的。我最早接触这个词汇，是在“红学家”周思源先生的书中。是不是周先生首创，我也不能确定。后来我时常听见、看见一些学者运用这个词，但什么是文化基因，我却没有听见任何学者解释过。也许，它不过是我们语言词库中的一个符号，但是这个符号对我的“冲击力”却是无比的强大：我相信其中必定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文化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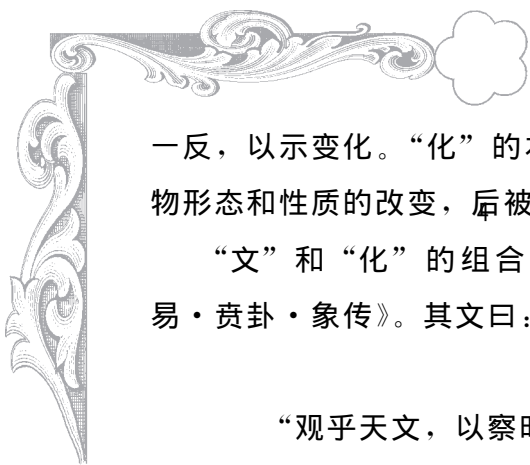
要诠释“文化基因”这个概念，恐怕不是我一个人的智慧能够做到的。所以在此行文，不过是抛砖引玉、求其友声罢了。

什么是“文化基因”？首先我们要从“文化”这个词说起。为“文化”定义，古今中外，代不乏人，但直至今日也未能有一个确切而普遍认同的概念。

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文化”一词是“文”和“化”的合成，原本各自有其相对独立的意思。“文”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字形为“𠂔”，本意是指色彩交错的纹理，“后引申为装饰、修理和人为加工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性符号”^①。“化”的最早出处，从现在的考证来看，为古字“匕”。在甲骨文中，其“从二人，象二人相倒背之形”，一正

^① 李少林主编：《中国文化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一反，以示变化。“化”的本意是指生成、造化、变易等，最早是指事物形态和性质的改变，后被引申用于教行、迁善等社会意义。^①

“文”和“化”的组合使用，就目前的资料来看，最早见于《周易·贲卦·象传》。其文曰：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所谓“天文”，是指一切事物本身所持有的自然本性以及在天体宇宙中运行的自然规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就是说，知道并懂得了万物的自然规律，便可以了解和预测我们生存环境的变化律动。

所谓“人文”，是指人类生存的样态以及构建起来的人际关系、社会网络和特有的人伦秩序、民风、民俗等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说，了解了人们的生存样态，便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对民众“因势诱导，随宜教化，以求得理解治局的实现”^②。

真正将“文”与“化”连成一词使用的人，是西汉的刘向。他在《指武》篇中说：

“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

这里的“文化”与“武力”相对，才有了真正“文而化之”、“以文德教化天下”的含义。但与此同时，“文化”紧紧与政治主张相连，变成了统治者“教化民众”治理国度的一种精神工具。

① 田广林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② 田广林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第2页。





文化就像空气，无形无状，不可触摸。当我们试图伸手去抓住它的时候，它除了不在我们手中之外，似乎又无处不在。

文化的含义历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即便是这样，对于“广义”与“狭义”的范围，其界定都有所不同。例如《苏联大百科全书》定义的“文化”，其“广义”为：“是社会和人在历史上一一定的发展水平，它表现为人们进行生活和活动的种种类型和形式，以及人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而其“狭义”的定义为：“仅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大英百科全书》定义的“文化”，其“广义”为：“总体的人类社会遗产。”其“狭义”为：“文化是一种渊源于历史的生活结构的体系。这种体系往往为集团的成员所共有，包括语言、传统、习惯和制度，包括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和价值，以及它们在物质工具和制造物中的体现。”

不难看出，《大英百科全书》对文化的“狭义”定义就比《苏联大百科全书》要广泛得多。

那么在中国，“文化”又被定义成什么样的概念呢？

梁启超认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文化是包含人类物质、精神两面的各种业果而言。”

蔡元培认为：“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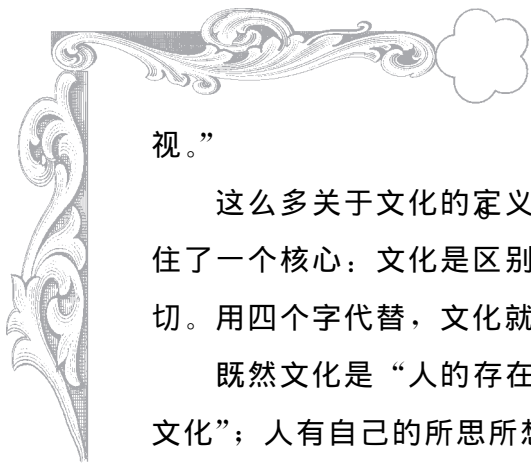
梁漱溟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是生活的样法。”

陈独秀认为：“文化是对军事、政治、产业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

冯友兰认为：“文化就是历史、艺术、哲学的总合体。”

近代文化学专家黄文山认为：“文化的内容，是由人类过去的遗业所构成的。所谓遗业，在性质上是积累的。而积累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文化现象以内部状态为最重要，故心理的、统形的方法，值得重





视。”

这么多关于文化的定义，虽然立足点与切入方式不同，但都牢牢抓住了一个核心：文化是区别于自然万物的，是人创造的或即将创造的一切。用四个字代替，文化就是“人的存在”。

既然文化是“人的存在”，那么人的生存依赖物质，便有了“物态文化”；人有自己的所思所想，便有了“心态文化”；人有自己的言行举止，便有了“行为文化”；人的群居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原则，便有了“制度文化”。这些便形成了文化的四个层面。四个层面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缺一不可。

但是在文化的这四个层面中，“心态文化”是核心。它影响、支配着其他三种文化形式。“心态文化”绝对不是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心理状态，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长期保持的一种心态特征。“物态文化”会随着生产力、生产方式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行为文化”也会因为人受到物质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当人们所处的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发生改变之后，一个集体、一个民族依存的“制度”也会主动去适应其他文化的变化，从而“制度文化”也就随之改变。但是自始至终这个群体的“心态文化”是不会改变的。这个“心态文化”说到底，就是指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史、哲等意识形态”。^①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心态文化”就是“文化基因”。

在此，还需要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词后缀——“基因”。基因原本是生物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是遗传的物质基础，是DNA（脱氧核糖核酸）分子上具有遗传信息的特定核苷酸序列的总称。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使后代出现与亲代相似性状。我们借用生物学中的这个词汇，就是想借用基因有“遗传信息给下

^① 陶嘉炜编著：《中国文化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